

學生時代

執筆者

魯	胡	章	陳	葉	巴	陳	胡
克	克	克	衡	聖	金	子	仲
標	標	標	哲	陶	展	展	持
穆	趙	沈	章	章	徐	繆	
木	景	從	乃	聚	懋	天	
天	深	文	器	仁	庸	瑞	
郭	胡	文	豐	劉	金	袁	
沫	愈	新	子	董	仲	牧	
若	之	新	愷	宇	華	之	
夏	丁	黃	張	錢	柳	周	
丐	玲	蘆	天	君	湜	楞	
尊		隱	翼	鈞		伽	

力行文藝研究社刊

執筆者

魯迅 茅盾 郭沫若 夏丏尊 胡適 羅木天
胡愈之 丁玲 章克標 趙景深 謝冰瑩 尤羅君
陳衡哲 沈從文 文新 黃廬隱 葉聖陶 章乃器
豐子愷 張大翼 巴金 曹聚仁 劉薰宇 錢君匋
陳子展 徐懋庸 金仲華 柳湜 胡仲持 繆天瑞
袁牧之 周楞伽

學

生

時

代

力行文學研究社

學生時代

實價二元八角正



中華民國卅年
八月初版

作者 魯迅等

編輯者 力行文學研究社

發行者 力行文學研究社

總經售 大華圖書公司

上海山東路中

前記

這集裏的三十二篇文章，是由三十二人執筆；這三十二人都是我們所應該熟悉的。許多人都景仰他們，愛慕他們，但除了景仰和愛慕之外，似乎只有悲嘆——悲嘆自己的才能趕不上或是沒有他們那麼的幸運。然而，在這裏，他們親自告訴我們，他們並不是天才，亦不是命運的驕子，他們的成功，完全出於本身的努力。

自然，我們不能否認政治變革和社會環境對於他們的影響——他們都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時代中長成的，可是我們這一時代，亦並不比他們長成的時代來得消沈；面對着我們的，是個更緊張的場面，更危險的機遇，更須奮鬥圖存的時候。我們的時代比他們更為艱巨，亦就是說，需要我們努力的，更為迫切！

正確地認識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加以不斷的努力，才能使自己成功。悲嘆是無用的。我們現在還能聽得到前於我們的嘆聲嗎？

我們始終信任，唯有學生，才是我們這一代的柱石，亦唯有學生，才能為後一代立下一個光明的基礎。把這個集子題名為「學生時代」，是希望它能推進到學生羣中，讓他們明白心

目中景仰的前輩，是怎樣過着他們的少年生活和學生時代，因而覺醒自己應該怎樣刻苦自勵地爲自身奮鬥。

本書三十二篇文章，不但篇篇是正確的自傳，而且篇篇都是絕美的文藝作品。這裏沒有「板面孔」的說教，亦沒有「假仁假義」的言辭，不「嘆苦」，亦不「驕傲」，只是把他們自己的經過和心得，坦白地呈露在讀者之前。我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對於缺乏課外讀物的現在學生界，能夠貢獻一些他們的需要。

——編者。

三〇年八月

目錄

I

編者：前記·····	一
魯迅：瑣記·····	一
茅盾：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	九
郭沫若：我的小學與中學·····	一六
夏丏尊：中學校時代·····	二四
胡適：在上海·····	三二
木天：學校生活斷片·····	四四
譚愈之：在紹興中學堂·····	五五
沈從文：丁玲的中學生活素描·····	六二
章克標：我的中學時代·····	六九
趙景深：南開中學的一年·····	七七

謝冰瑩：大學生活的一斷片	八〇
尤墨君：珍奇的雜憶	八五
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九三
沈從文：預備兵的技術班	一〇五
文 新：我的學生時代	一一〇
黃應隱：中學時代的回憶	一一四

II

葉聖陶：過去隨談	一二一
章乃器：我的研究動機和研究經歷	一二九
豐子愷：我的苦學經驗	一四三
張天翼：學習的學習	一五七
巴 金：小小的經驗	一七七
曹聚仁：我的讀書經驗	一八六
劉薰宇：我對於算學的趣味	一九一
錢君匋：記少年的藝術生活	〇〇

陳子展：我的讀書經驗……………	二〇八
徐懋庸：一個知識界的乞丐的自白……………	二一五
金仲華：我曾經想做一個體育家……………	二二一
柳 湜：談我的讀書興趣的轉變……………	二二七
胡仲持：記者生涯……………	二四七
繆天瑞：幼年時代的音樂生活……………	二四八
袁牧之：興趣・志願・生活……………	二五六
周楞伽：我的生活與讀書……………	二七三

瑣記

魯迅

衍太太現在是早經做了祖母，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時却還年青，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却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因此我們就最願意在她家裏或她家的四近玩。

舉一個例說罷，冬天，水缸裏結了薄冰的時候，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便喫冰。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大聲說道：『莫喫呀，要肚子疼的呢！』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並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們推論禍首，認定是沈四太太，於是提起她就不用會稱了，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決不如此。假如她看見我們喫冰，一定和藹地笑着說：『好，再喫一塊。我記着，看誰喫的多。』

但我對於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我還很小，偶然走進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我走近去，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這是什麼？』我看那書上畫着房屋，有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遲疑間，他們便大笑起來了。這

使我很高興，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不到飾裏去大約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和幾個孩子比對打旋子，看誰旋得多。她就從旁計着數，說道：「好，八十二數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飾母也恰恰走進來。她便接着說道：「你看，不是跌了麼？不聽我的話。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飾然如此，孩子們飾還喜歡到她那裏去。假如親上碰飾飾了一大塊的時候，去尋母親去罷，好的是罵一通，再給擦一點藥，壞的是沒有藥擦，還添幾個栗鑿和一通罵。衍太太卻決不埋怨，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說這不但止痛，將來還沒有痕痕。

父親故去之後，我也還常到她家裏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飾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閒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嗅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到這裏，她便說道：「母親飾飾，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我說母親沒有沒，飾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卻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對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對到一種流首，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總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首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裏有地方發表，我飾要罵出沒言

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過流言，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麼，走罷！

但是，那裏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爲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爲衆矢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誚牠，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講』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也不然，鵠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

以後可忘卻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卻也不滿足，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爲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

一進儀鳳門，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類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櫈一牀，牀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櫈或三櫈一牀，牀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着，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輪椅上，發見了這姿勢，然而這位老爺卻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可見螃蟹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桅杆，但並非如『東隣』的『支那通』所說，因為牠『挺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為牠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裏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鎮壓着。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迴資囉，普彌那吽！吽耶吽！吽耶吽！』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二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無問題，去考礦務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手頭，更無從查考。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 *It is a cat in the Der Mann Die Weib Kas Kind*。漢文仍舊是『頭考』

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務明：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並非講輿地和鐘鼎碑版的。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卻有些麻煩，平行綫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潛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

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廉謨一流的四個字，就蓋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駟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饅頭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曾經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得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裏也不甚了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卻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鬼一般工作着。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丈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

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贖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糖是萬不能的，要多帶些中國糖。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糖——白糖。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糖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茅盾

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夠多麼快活！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我居然又是中學生；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嚷，打架，到晚上睡在硬板鋪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鼾來；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把大捆的講義都強記着，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幼稚地然而亦誠地月旦人物。呵，呵，熱烈愉快的中學生時代！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在那時，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我敢說！

然而我始終未嘗在夢中再為中學生，甚至中學時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不過是十多年呢，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已經去的遠遠，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使我痛哭，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世界！

是的，吞下整個世界！是中學生，一定得有這個氣魄：有一個挨得起餓，受得起凍，經得起跌打的身體，有一個不怕風吹，不會失眠，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還有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陰，原封不動地疊在他前面，他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他